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Neglected Litterateur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眉睫 著

废名、许君远、喻血轮、梅光迪……一个个在文学史上若隐若现的名字，如今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013029355

I206.6

135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Neglected Litterateur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眉睫 著

废名、许君远、喻血轮、梅光迪……一个个在文学史上若隐若现的名字，如今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



北航

C1638187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I206.6
13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眉睫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55-0622-7

I. ①文… II. ①眉… III. ①现代作家—作家评论—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4910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作 者 眉 睫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22-7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致谢

自2002年底开始撰写废名研究文字以来，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已经十个年头了。这是我的十年学术文集。

在我的第一本书《朗山笔记》的序言中，陈子善师称我的工作是挖掘“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或正因为此，“枕边书系列”的策划人薛原先生乃将本书定名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其实，我最初拟定的书名更为朴实——《从废名说到梅光迪》。与薛原先生认识已有五六年之久了，2011年初第一次见到薛先生，那次会上又与张业宏兄相识。这本小书，也正是筹划于此时。到了2011年暑期，方将书稿交出，后又屡次增删，并烦劳薛原先生校改。至今年7月，才算最后定稿。本书的问世，实应感谢薛原、业宏二位先生。

“世风日下，人心浇漓”，这句话是否为当今社会的注脚，是我所不知道的。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众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我一如既往地走在追寻“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小路上。在这十年中，我的学术王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从京派文人废名（附废名圈）、鸳鸯蝴蝶派文学家喻血轮（附喻文鏊等黄梅喻氏文人群）、自由主义报人许君远、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梅光迪（附学衡派），一直到正着手搜集研究资料的丰子恺（受知于俞晓群先生，命我请专家汇编《丰子恺全集》）、韦素园、韦丛芜（附鲁迅等未名社同仁）、儿童文学史等，都已渐次纳入我的研究范围。一些与之相关的研究课题也时时在我的心底沉浮着，激荡着我的心胸，诸如《废名评传》《黄梅喻氏年谱》《胡适与梅光迪》等，总是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难道是自恋么？——我总觉得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中，因了众多朋

友的扶持，自己乃成了一颗奇异的种子，正在快速成长。为了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值这册小书出版之际，谨将十年来对我的学术生命或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师友名单罗列如下：

梅岭春（笔者先大父）、陈建军、蒋风、萧袤、张雨生、止庵、陈子善、谢泳、傅国涌、黄恂、蔡登山、徐鲁、黄成勇、董宁文、夏元明、张吉兵、汤一介、乐黛云、梅铁山、刘绪源、赵国忠、俞晓群、董桥、彭懿、胡少卿、柳漾、王建坤、姚宏越、羽戈、施永川、何亦聪、向敬之、陈祥、林建刚、胡竹峰、田吉等（恕不能一一遍举，有遗漏者勿怪是幸）。

感谢汤一介、乐黛云、钟叔河为本书撰写推荐语。陈子善、谢泳二师原为本书作序，囿于体例，只得割爱，在此表示歉意。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即将问世的小杰，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2012年8月1日于京城朗山轩

Contents 目录

废名与废名圈

废名与周作人·····	002
叶公超、废名及其他·····	011
并非丑化：废名的“真实”一面·····	015
有关废名的九条新史料·····	025
讲堂上的废名先生	
——兼谈《废名讲诗》·····	034
浮出水面的诗人废名·····	040
关于沈启无	
——并说“破门事件”·····	045
记住诗人朱英诞·····	049
今人谁识朱英诞·····	054
想起被遗忘的诗人石民·····	057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以朱雯为例·····	061
有关废名的学生赵宗濂·····	066

自由主义报人许君远

许君远的北大记忆·····	070
---------------	-----

关于许君远·····	074
许君远二题·····	080
关于《许君远文存》简体版·····	084
许君远年表·····	086

喻血轮的日记与杂记

喻血轮和他的《林黛玉日记》·····	108
喻血轮和他的《绮情楼杂记》·····	114
《林黛玉日记》的作者喻血轮及其家族·····	121
再谈《林黛玉笔记》及其作者·····	125
喻血轮忆辛亥·····	127
喻血轮年表·····	131

《梅光迪年表》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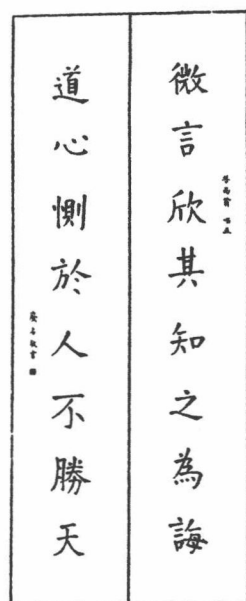
《文学概论讲义》整理附记·····	142
“哈佛三杰”辨·····	145
《文学演讲集》前言·····	147
《梅光迪文存》编后记·····	149
生前不曾著书的梅光迪·····	152
梅光迪致胡适信函创作时间考辨·····	155
梅光迪的家世·····	166
梅光迪的《文学概论》·····	170
附文：文学概论（前八章）·····	174
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学位与职称·····	206

梅光迪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10
梅光迪年表·····	212

文人文事

《教师》不是刘延陵的最后一首诗·····	250
关于唐弢“袭录”施蛰存·····	252
储安平抗战时期的一篇佚文·····	254
雪峰寓言的遗篇·····	263
关于《小卒过河》·····	265
汤用彤与《青灯泪传奇》·····	267
邢绣娘与邓文滨非同时代人·····	270
丰子恺的《黔桂流亡日记》·····	272
《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出版的前前后后·····	277
影响我成长的七本书（代跋）·····	282

废名与废名圈



废名致周作人对联手迹

废名与周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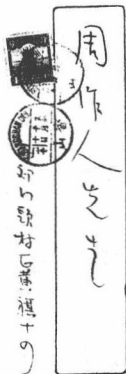
周作人之于废名，可谓心灵导师；废名之于周作人，可谓真传弟子。关于二人师徒关系的形成、发展，历来少有考订。笔者稍加注意，并就一些新资料和疑点进行订正。至于世人所熟知的三十年代废名与周作人的交往，本文只做简单回顾。

一、废名早年与胡适、周作人、鲁迅的交往

废名最早的文学情况，只见载于《谈新诗》。经笔者从废名研究专家陈建军先生处获悉，再经由笔者的考证，其详细情况如下：1916年，废名进湖北第一师范读书，章黄学派嫡系传人刘赜（博平）自北大毕业来校任教，课堂上他用鄙夷的语气告诉学生北京有个胡适在倡导新文学。从此，废名知道了胡适，并开始接触《新青年》等刊物，陶醉于新文学，并尝试白话诗文创作。据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回忆，废名在武昌曾与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潭秋办过进步刊物，并结识董必武、熊十力等激进人物。只是可惜今已无详细资料可以考察和佐证废名在武昌的文学活动和思想蜕变过程，但这一时期的文学训练、文化熏陶，必然为废名日后走上文坛打下良好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废名至迟在1921年11月即与周作人取得联系，并将自己的诗文稿寄给周作人审阅。在废名1922年秋进入北大之前，二人已通信多次。至今周作人家还保存有1922年5月废名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

北平新街口八通湾十一



作人先生：

我爱文学，爱先生，也爱鲁迅先生。前天遇着一个从北京回来的朋友，他说鲁迅先生是先生的兄弟。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不必另加欢喜，因为文坛上贡献的总量，不因是兄弟加多；先生们相爱的程度，不因不是兄弟减少。然而我的感情，并不这样巧于推论，朋友的话没说完，我的欢喜的叫声已经出来了。

去年因几篇拙劣的稿子，博得先生那多的教训，至今想起来，还觉不好意思得。——这在先生看来，也许是不正当的态度，虚荣心的发现。因为先生的广大的爱河里，什么肮脏东西都容得着，何况是虽然未成熟，却也含有一样的生命的果子。

现在又寄上几篇，都是得了教训以后试作的，或者仍然犯了以前的毛病也未可知，但是自己是不能知道的了。希望先生枉费一点工夫，给个指正。

「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空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第一章）（按：原件无书名号和括号。下同）

你回去罢，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马太福音》第八章）
冯文炳谨上

迄今为止发现的废名致周作人最早的书信手迹

废名致周作人书信的信封

作人先生：

我爱文学，爱先生，也爱鲁迅先生。前天遇着一个从北京回来的朋友，他说鲁迅先生是先生的兄弟。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不必另加欢喜，因为文坛上贡献的总量，不因是兄弟加多；先生们相爱的程度，不因不是兄弟减少。然而我的感情，并不这样巧于推论，朋友的话没说完，我的欢喜的叫声已经出来了。

去年因几篇拙劣的稿子，博得先生那多的教训，至今想起来，还觉不好意思得。——这，在先生看来，也许是不正当的态度，虚荣心的发现。因为先生的广大的爱河里，什么肮脏东西都容得着，何况是虽然未成熟，却也含有一样的生命的果子。

现在又寄上几篇，都是得了教训以后试作的，或者仍然犯了以前的毛病也未可知，但是自己是不能知道的了。希望先生枉费一点工夫，给个指正！

“……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空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第一章）（按：原件无书名号和括号。下同）

“……你回去罢，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马太福音》第八章）

冯文炳谨上

当然，此时废名也很崇拜鲁迅，喜读鲁迅的小说。2006年春，笔者作《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一文，披露废名致胡适一信，此信《废名文集》《废名年谱》均不曾收录，亦未见学界提及，但从此信中又可搜寻出废名早年在武昌的一些文学情况的蛛丝马迹，可以更多地让我们了解武昌时期的废名与胡适、周作人、鲁迅的关系。在该信中第二段，废名说：“先生是文学革命的元勋，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在一个中学（按：此为笼统说法，应指1916—1921年的五年师范时期）里念书，受了影响，第一回做的白话文就是一首白话诗。当时《尝试集》是读得最熟的了。记得后来到北京时曾寄了几首诗给先生看。慢慢的我做小说，开张第一回就刊登于《努力周报》，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继续着做下去，始终不懈。无论后来有怎样的进步，想起那时试作时的不寂寞，真真是一个最大的欢喜。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我对于先生不但抱着我们今日从事文学的人，对于一个文学革命先驱应该有的一个敬意，实在又有一种个人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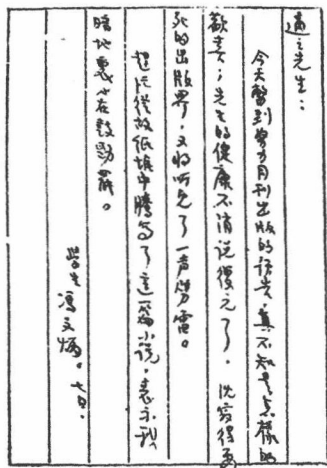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废名在武昌时非常喜欢新诗，“第一回做的白话文就是一首白话诗，《尝试集》是读得最熟的了”。这时，废名对胡适是多么的崇敬，是有“一种个人的感情”的（当然，那时废名也喜欢周作人的《小河》，称它是“一首杰作”）。后来废名到北大读预科，寄了几首诗给胡适，又往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投稿，首先发表的就是新诗《冬夜》《小孩》，其后又在《努力周报》发表小说，引起陈衡哲、胡适等人的注意。可见，废名当年考北大，胡适对他的吸引力是很大的，毋宁说他是冲着“北大”、“新文学”、“胡适”去的。当然周作人、鲁迅对他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绝对不是此前学界一般认为的废名是因周作人而考北大，通过废名在1921年左右与周作人通信的记载，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此时废名也应该寄信与文稿给胡适、鲁迅了。

总之，在武昌读师范时期的废名浸淫新文学，视胡适、周作人、鲁迅为精神偶像，也立志做一个新文学家，但对他们三人并无取舍的偏向，而是一视同仁，各自有废名尊重、喜爱的地方。

二、吾谁与归：选择周作人

1922—1924年，废名在北大预科就读，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成为培

养废名的第一块文学园地。废名还参加浅草社的文学活动，不久在北大校园获得一些文名，以致一些朋友很容易看出是他的文章。同时也引起陈衡哲、胡适、周作人的注意。陈衡哲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还专门提到废名1923年发表的小说《我的心》，周作人还鼓励废名出小说集，并答应为他作序。只是个性和特色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鲁迅评价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不久废名在《语丝》



废名致胡适书信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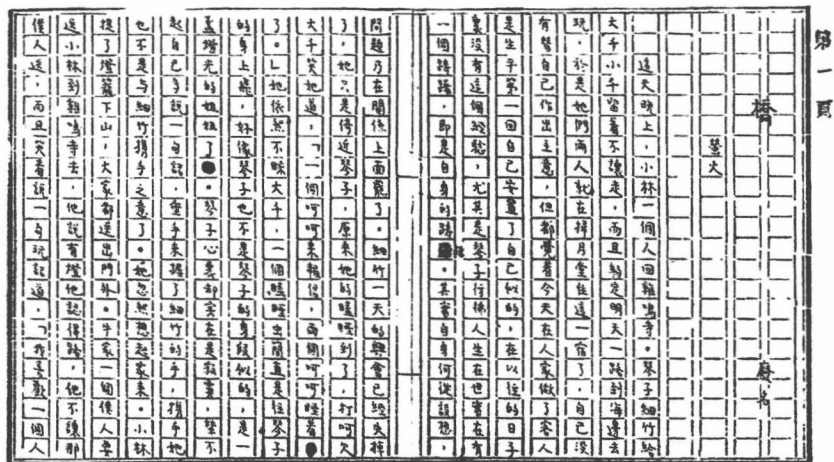
发表成名作《竹林的故事》，其乡土抒情特色才为读者所熟知。1923年9月7日，废名首次拜会周作人。二人由通信到见面，关系有所发展。1923年冬，《努力周报》停刊后，废名曾听闻胡适将主持《努力月刊》，欣喜地给胡适写信：“沉寂得要死的出版界，又将听见了一声霹雳。”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中也有关于废名拜见胡适的记载，虽是猜测，但也值得玩味。废名此时尚未与鲁迅见面，但他对鲁迅是极其尊敬的，或许是敬而远之。1923年废名发表的《浣衣母》就有鲁迅乡土小说的影子。直到《语丝》创办以后，废名才有了拜见鲁迅的冲动，可惜第一次拜会因鲁迅不在而未见，废名留下《现代评论》及《语丝》各一册而离去（此时废名尚未在二刊发表文章，并不是某些人推测废名拿着刊载有他的文章的刊物向鲁迅请教）。当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冯文炳来，未见。

《语丝》时期，是新文学阵营分裂与重新整合时期。对于废名个人而言，是成长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废名从此走向成熟。《语丝》前期（1924—1927），废名作为《语丝》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与周作人、鲁迅通信、见面的机会很多，直接受到二人的教导。废名许多著名小说，都在《语丝》发表，并在《语丝》连载长篇诗化小说《桥》，成为“语丝派”的一个重要小说家。在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废名勇敢地站到了二位老师跟前，为之呐喊、呼

号，显出“勇士”的风姿。但在《语丝》后期（1927年以后），废名开始偏向周作人。此时鲁迅、胡适已南下，三人当中仅周作人留在北平，废名尚未大学毕业，常常出入苦雨斋是很正常的，于是废名渐渐成为周作人的私淑弟子。留在北平的一班作家，把苦雨斋作为精神寄托之地，在心灵上相互安慰。“三一八”事变、张作霖之乱后，新文学阵营彻底瓦解，废名也很苦闷，以致辍学卜居西山，并在周作人的介绍下租住川岛的房子，同时在成达中学教书。这一时期，废名与周作人基本确立了师徒关系，二人关系极其密切。废名一度住在周作人的家里，“常往来如亲眷”，并在其家中完成名篇《菱荡》。可见，彷徨苦闷中的废名，最终选择了周作人，是当时实际情形和客观历史造成的。至于性格与审美上的趋同，只是其外在表现。

三、“周门四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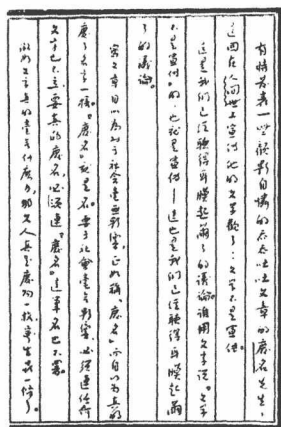
1929年，废名北大毕业。不久废名怀着对文学的痴心，以及对《语丝》停刊的惋惜，在周作人的指导下筹办《骆驼草》周刊。这时，废名已开始获得独立的人格、成熟的风格，最著名的两部长篇《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同时进行，成为文坛瞩目的著名作家，并与梁遇春、石民齐名，号称“骆驼草三子”。北方的文坛，基本以周作人为盟主，而废名是其麾下最得意的弟子。



废名《桥》手迹



“周门四学士”之一的江绍原



鲁迅撰文批评废名

此外，还有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时号周作人门下四大弟子，可谓“周门四学士”（按：据1934年7月28日周作人答日本记者问，他是把俞平伯、废名、冰心作为得意门生，又据1936年10月3日《铁报》上的《周作人的三位高足：俞平伯、冯文炳、冰心》为佐证，“四大弟子”一说或许外界据1933年《周作人书信》以及五人密切关系的误传、误认）。截至1937年为止，废名与周作人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文坛上相互唱和，一同开创了京派的文学流派，这些都值得在现代文学史上大笔书写。

对于鲁迅的同情革命，废名在《〈周作人散文钞〉序》中甚至表现了一些微词，而鲁迅早在读到废名的《骆驼草》发刊词中就已察觉出废名“转向”了，对此，鲁迅在致川岛的信中予以否定性评价。鲁迅对废名吹捧周作人更是反感至极，在致许广平一信中竟骂废名是周作人之“狗”。此时，鲁迅对废名虽赏识其才华，但对其思想、情趣几无好感，并为其转向感到惋惜，曾作《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重重批评了废名的文学观，所批评的也即是周作人一派的文学观。

废名与胡适的交往一直比较淡，胡适对废名未见得有很多的赞赏，直到三十年代，二人虽仍有交往，但所谈仅限学问——废名对胡适的新诗观颇为不满，而废名的诗论并没有引起胡适的重视。据说废名在上“现代文艺·新诗”以前曾问过胡适这门课怎么上，胡适叫他按照《新文学大系》上讲，意

若按照胡适的《谈新诗》一文讲即可，废名却在课堂上大说胡适的不是，一口一个胡适之。后来，废名还因“读不懂的新诗”事件，到胡适门上叫板，“找胡适麻烦”，二人的关系也挺有意思的——这样，胡适还会对他很“感冒”吗？胡适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对于废名这种较真的“憨牛”，他的好感只会越来越少。

以上可见，废名最终选择了周作人，并没有错：鲁迅难于接近，胡适对他好感不大。而周作人继续在思想上影响废名，废名无论文学观、审美观以至政治观、文学史观都深深刻着“周作人”的烙印。

四、抗战期间废名与周作人的交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占北平，政治灵敏度极低的废名还在信中与卞之琳大谈“瀑布清听”。这时左翼文人纷纷南下，骚乱之后的北平寂寞冷清，一个偶然的因素促使废名提前南下了——1937年10月26日，废名母亲还春师太圆寂。于是师徒二人于当年12月离别。有一个疑问是：如果没有废名母亲圆寂的偶然因素，废名会离开北平、离开恩师周作人吗？这个问题要到后面二人的交往才可以回答。

废名回家后，很快与周作人通信。1938年3月，自二人离别后周作人第二次回信给废名，6月又寄信废名。不久废名收到卞之琳的信及其与何其芳主编的《工作》，得知周作人附逆。废名起先固执地认为不可能，直到1944年废名才知道恩师确已附逆，但他仍然说：即使附逆，知堂老人还是爱国的，是他特殊的爱国方式。1941年元旦废名寄周作人《说种子》一文，直至1944年初，不见二人通信的记载，因为邮路已经不通了。

这期间有两个重要史料是学界所不知的，一是：1944年，周作人寄信废名要他回北平，估计是安排他在伪北大任教。后来又有日本士兵找到废名，说已经和周作人联系好了，找你去北大教书，面临着日寇的威逼利诱废名坚决不回北大。此事在废名的家乡黄梅流传很广，被视为废名先生有着崇高气节的一面。拙作《废名在黄梅》在《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3期发表以后，北大老教授、物理学家张之翔读后在致他的侄子杂文家张雨生的信中还回忆到：“梅杰（眉睫的原名）的文章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讲到（按：其实已讲到，

就是引用岳松秋先生的拒任伪职一事，只是我未具体说明），就是1943—1944年间，周作人任伪北大校长（按：此处为张老误记，周从未任伪北大校长一职，致废名信的时间应为1944年），曾写信请冯文炳到北大任教，冯先生没有接受。这事我在北山寺上县中时就听说过，后来曾问过冯健男（废名的侄子）先生，得到证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它显示了冯文炳先生的民族气节，令人钦敬。抗战胜利后，北大从西南联大复原，请冯先生来北大任教，他就欣然来了。”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没有废名母亲圆寂的偶然因素，废名迟早也会离开北平、离开恩师周作人的。这是废名与周作人不同的地方所在。二是：1944年的“破门声明”事件，也曾波及远在黄梅的废名，周作人也给废名寄去了“破门声明”的明信片，被废名的几个学生收到，他们拿给废名看。可见，废名是知道沈启无被恩师逐出师门的。此后，周作人还写信问废名《谈新诗》出版的事。以上基本是周作人与废名在这一期间的交往。

五、战后的废名与周作人

1946年9月，废名与当年考取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大侄冯健男一同离开黄梅。到南京的时候，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情，在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的朋友叶公超的帮助下，废名与周作人在老虎桥监狱中见了一面。废名并未表达此次会面的感想，他对恩师的行为和下场只能表示理解。

废名到北大首先是去拜见胡适，此时胡适已是北大校长了。据废名的北大学生邓云乡回忆，胡适似乎看不起此时的废名一身乡下打扮，二人隔阂至此，此后也无什么深的交往。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废名开始与周作人取得联系，考虑到周作人的艰难生活，他热心地在老朋友中为周作人募捐，并亲自解囊相助两万元。直到1950年，还有废名到周家贺年的记载。在那特殊的政治年代，周作人的许多老朋友都避之如鬼神，而废名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保持与恩师的来往，并大力相助，在生活上有许多照顾，以至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为周家拉来一车煤炭。

蓝翎在《默默动情——当代文史钩沉》中回忆说：“1952年全国高等学